



劉向說苑序

南豐曾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五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

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己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

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目錄

卷第一 君道

卷第二 臣術

卷第三 建本

卷第四 立節

卷第五 貴德

卷第六 復恩

卷第七 政理

卷第八 尊賢

卷第九 正諫

卷第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辨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

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說苑卷第一

宋本



漢沛郡劉向著

明新安程榮校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
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
不問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
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

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
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
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
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
樽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
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
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

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
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
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
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
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
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
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
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

道也哀公懼焉有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

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

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

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
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
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

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

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
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爲司徒
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
師伯夷爲秩宗臯陶爲大理益掌馭禽堯體力便巧
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
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
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
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

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
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
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
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
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
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
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
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
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

草木昔者虞舜在禹右臯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

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

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柰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旣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竒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

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三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

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軀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戒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

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

說苑 卷一
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

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旣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

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二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

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隗微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隗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

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

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

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
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
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
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
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
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
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
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
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
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
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
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史作今移禍庸去是身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
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
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

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面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

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遺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

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

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畧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畧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畧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

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
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
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
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
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
爲寡人戒

齊景公游於萇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
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
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

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
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
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
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
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
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
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
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

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者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

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旣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

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

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堯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

說苑卷第一
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一終

說苑卷第二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

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
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
以禮誼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
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
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
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
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
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
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

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
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
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
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
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
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
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快主
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
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

言
卷二
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

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筦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

然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

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黜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

采于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
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
也翟黃迮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脩然後學
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
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
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
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
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曰侍

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
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
勒約鎮簞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
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
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
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
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
以闕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輦之

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

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騎甚衆，王

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

說苑卷二 七
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
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
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
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
哉也作也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
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
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
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

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
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
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
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
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
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
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
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
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

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主從晉陽之邺，鄆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

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

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

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游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

說苑 卷二
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

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敕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

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
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
賜乎軫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
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
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
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
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
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

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
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
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
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
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
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爲之順從命
病君爲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
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

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元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已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

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及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

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孫。藐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

連上
力起

臣術

十四

說苑卷第二
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
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
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
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
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
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
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
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第二終

錢塘郭志學寫

說苑卷第三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
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
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
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
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建本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

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

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

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

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筮。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筮。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蹙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

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本連上誤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不訓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穉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

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脩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徜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

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

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
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
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
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
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
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
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
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

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
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
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
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
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
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
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
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
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禪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

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憊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

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

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

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矜之。

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凡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牆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擱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

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益成子曰今王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

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

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傳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

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

加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

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

官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

夫一鬼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

未定則一鬼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

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

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

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鬼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

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

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為援賈季曰不若

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為援

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

建本

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飲器。

說苑卷第三終

說苑卷第四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義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

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尾生殺身以成其信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

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

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且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

另起

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

另起

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凡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凡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凡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

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

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
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
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
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
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
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
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
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

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
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
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
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
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
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
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

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旣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

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
父待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
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
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
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
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
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
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
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也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
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
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
之賓盡汝下也趨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
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
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
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
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

吾所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

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

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矜之名。而效臣遁。若

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

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暮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暮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

上

佛_拂盼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

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_拂盼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耻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賸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賸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

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賾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賾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食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

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歆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聖母入，以歆之故，已而使人謂歆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歆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歆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

曰王歎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枲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

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